



下

子金山◎著

青島出版社
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明痞儒/子金山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

ISBN 978-7-5436-5341-2

I. 大... II. 子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47658号

书 名 大明痞儒(下卷)

作 者 子金山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徐州路77号,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5814750(兼传真) (0532)80998664

策划编辑 蔡晓林

责任编辑 许朝华 蔡晓林 电话 (0532)85816241

E-mail:85678948@163.com <http://b8463.xici.net>

装帧设计 第7印象·余一梅

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10mm×1000mm)

印 张 42.5

字 数 7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5341-2

定 价 52.00元(共二卷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 (0532)80998826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历史小说,传奇文学

内容简介

上卷中我们熟悉的朋友张文甫、万不儿、杨继于不约而同来到京师，命运却天地之别：张文甫安心就业尚书府花匠兼万师爷的师爷；万不儿有了枪手却不大满意；杨继于携妻赴边关，奔向了刀光剑影。

后花园中，花前月下，痴情人做梦不分白日黑夜；塞外大漠，血雨腥风，勇书生治军却能宽严相济！金戈铁马更显将军豪气，青梅竹马难得同窗真情，月老错点了鸳鸯谱，大汗看准了狐鼠人，恶战不忘派内奸，大败却能稳军心。

阴差阳错，万不儿立下旷世功勋；啼笑皆非，痞将军成为民族英雄！弱旅收失地，阁老做监军。怎奈何：前线命运决定于后方，生死祸福决定于人性！天下乌鸦一般黑，皇帝大汗无不同！

一台大戏再精彩也有散场时，人生舞台虽广阔终究时间紧！该死的死了，该逃的逃了，历史依旧开幕闭幕新的剧情……

目录

第一章 除非那方面有病，否则谁见美女不动心？（1—6）

..... (001)

书房内，万不儿正摆弄几只骰子，掂一掂掷一把。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赌场上能顺利“出千”来自平日苦练，不是有句文雅词儿么，叫作“没花箱子哭喊来”（梅花香自苦寒来）！输了哭喊就有人理睬么？还是要靠勤练习、苦琢磨！

第二章 文人偏能有烈胆，书生杀人更阴辣（7—11）..... (010)

柴胜话里开始带刺：“他是兵部尚书的小舅子，哪个敢动他？杨大人，老柴劝你一句话，这大同不是你们读书人来的地方，要博取功名有的是办法，好好一个相国公子，实在犯不上到这里来搏命！”

第三章 初战蒙古铁骑，三随将军横空出世（12—17）... (018)

及至看到明军所列阵势，巴特儿差点笑喷：一个好好的方阵，竟然在临敌之刻两翼张开，成了个不伦不类的“凹”字形阵势，这是聚歼来敌时所用的呀。可是，明军？一般都是一突即破，中央只要被突进，全军即溃败，蒙古人就剩下追杀败兵了！

第四章 京师与边关，明争暗斗各具风采（18—24）..... (026)

万不儿何时吃过女人的亏？才想挥拳回报，却突然醒悟：这是我的最爱，哪能如此动手脚？逃走不甘心、不放心，留下难免再次脸皮碰掌心，眼见梅香手又举起，万不儿不由动心，心中一动，计上心来！将手一指：“哎呀！豆虫！怎么你头顶一个大豆虫哦！”

第五章 坚决把自己的奴才训练成赌徒与色鬼 (25—32)

..... (037)

万不儿出门,忍不住好笑:“甫儿,这下看你再假正经?明儿老子要好好羞羞你!然后将这风流事说给梅香听听,那梅香还能再稀罕你这色鬼?”

第六章 一场战事的胜负其实决定于战前 (33—38) (048)

一路之上,托克回思杨继于之安排,不禁咋舌:幸亏奥斯曼帝国距离中国甚远,不然,就是真主也万难想到中国人如此狡诈,与中国一旦为敌,无论啥帝国都危险啊!

第七章 眼花缭乱的大同战役令达延汗伤心欲绝 (39—44)

..... (058)

达延汗脸色有点苍白,暗自低叹了一声:“原来耍这许多花招,不惜以八万人为诱饵,竟只是为了这五六千人的一次冲击么?好狠的年轻人啊!”

第八章 陷入单相思的人千万莫要借酒浇愁 (45—49)

..... (067)

谢天谢地啊!万不儿实在是心有余悸:竟然差点被这穷酸给强暴了?看来这文人酒后还不如痞子!老子以后倒要小心了,千万不要让这家伙沾酒了!不然个人“贞操”兴许哪天葬送在这小子手里!

第九章 前线大捷带给后方的不仅仅是欢欣 (50—52) (077)

刘大夏听在耳中,心里冷笑:“一天杀一百个贪官,也轮不到老子!老子还是坚决做官!做清官不就是了!”

第十章 紫禁城中的一把火烧掉的是什么? (53—58)

..... (083)

杨韬昏迷前那句“你们就不怕后人唾骂么!”令皇帝突然醒悟:不能如此!天牢不是为杨韬这般救过皇帝的人设立的,要是后辈儿孙在史书中给记上一笔:“正统皇帝戮杀救命恩人。”这不是恩将仇报永标青史了么?慌乱中金口高呼:“慢!速传御医,就地施救,一定要救活杨爱卿!”——眨眼之间,“逆臣”又变回了“爱卿”!

第十一章 侠女千里救夫,英雄穷途末路 (59—64) (092)

杨继于咬破手指,在石碑上写下几个大字:“何谓忠?何谓孝?”

远处传来蒙古牧民苍凉的歌声:“暮春三月,羊欢草长,天寒地冻,世情如霜。天意难测,狼心独怆……”

第十二章 有时候死对头一样可以成为朋友 (65—71) ... (101)

万不儿设身处地,以自己类比,替杨继于思索:“那可难说了,大概是杨继于把蕊珠公主的肚子搞大了,完了又不理人家了!”

第十三章 鹦鹉学舌当高参，稀里糊涂升高官 (72—79)

..... (111)

万不儿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只能跟着刘大帅嘿嘿傻笑，心中却想：“这老混蛋就这点对老子脾气，不时也玩上几把——就是牌品不大好，输了一贯赖账不还。”

第十四章 大同提督实施连环计准备拿下大同 (80—84)

..... (122)

赌桌旁没人了，万不儿才意识到蒙古兵杀到家门口了，只觉得一阵尿急，半泡憋了已久的热尿一下喷了出来！顾不得了！万不儿口中大喊：“甫儿！快来出个点子啊！”一边喊一边跟着冲出了帐篷。

第十五章 在蒙古铁骑下能溜掉也需点真本事 (85—91)

..... (129)

“弟兄们应该明白：我们接下来的拼命，不是为了皇上，也不是为了大明，是为了我们自己啊！为了我们能够活着回到老家去打牌玩骰子去！”万不儿放开嗓门，尽其所能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：“我们不是为别人，只为了能活着回家！回家！回家！”

第十六章 痞子将军的“回马一枪”非同小可 (92—100)

..... (139)

万不儿忍住欲喷的大笑，开始下令：“你俩每人带二百五十人，给老子抢了刚刚过来的什么一个大粮库来着？对，宣化！弄不来大军十天嚼咕的，本参将先砍了你俩的脑袋！”

两人一齐傻了！饶是张文甫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，此时却不知道该如何执行万不儿的痞子军令！

第十七章 打肿脸充胖子的有那么一大群人 (101—105)

..... (153)

刘大夏此刻顾不得，现在正亲自主抓有关万不儿的宣传工作。英雄么，都是宣传部门制造出来的，根据需要造英雄，这才是真理，那句“时势造英雄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可惜被世间笨蛋给曲解了！

第十八章 痞子与儒生各有不同的另类烦恼 (106—112)

..... (161)

听来听去，万不儿不由也相信了自己就是真正的大英雄，那些杜撰出来的丰功伟绩都成了真实存在，万不儿深深相信了：自己曾把蒙古兵打得落花流水！曾三进三出厮杀在蒙古大营！曾万里长征到北方，为国家与民族争得了荣誉！

第十九章 吹牛上不上税要看在啥场合向谁吹 (113—118)

..... (175)

万不儿现在死心了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甫儿，我给你些银子，你快逃吧！你到杭州，见着我老婆分给她一半……不，干脆老婆就送给你了，老婆这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做人也不能太小气不是？”

第二十章 让上司与敌人一起头疼的万大师 (119—125)

..... (187)

万不儿开始了战前政治动员：“别他妈的做梦了！天上能掉下七仙女来？想大闺女得有钱，没钱？他妈的窑姐都不理你！怎么才能有钱呢？那就要发财！发横财！不是说马没有夜草不肥，人没有横财不发家吗？老子就是带你们发横财去！”

第二十一章 皇帝与大汗的目光盯住了大同 (126—133)

..... (199)

放这痞性十足的万不儿出京收复什么大同，也就是搪塞皇帝尤其是民众一时，也不失为处理这大明“民族英雄”的一个有效手段，对于万不儿的结局，刘大夏是早就断定无疑了的：九死一生说的不是他，万中无一说的才是万不儿！

第二十二章 张文肃与杨继于的初次对决 (134—142) … (211)

战场就是如此，越是寂静越可怕，战事越是迟迟不打响，杨继于越是忐忑不安：能以五百士兵奇袭大同的部队，你怎么设想其可怕之处都不过分！尤其是那个姓万的主将，其花招与胆子没法用常理判断，所以，对达延汗将会遇到什么，杨继于现在一点把握也没有！

第二十三章 能守方能言战，能战方能言和 (143—148)

..... (224)

沙沙双目好似在透视什么，神情又像是在回忆：“万不儿才是个厉害角色！说话不拘常理，常常从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下口，言谈如天马行空，叫人无迹可寻。属下在中原多年，也会过不少汉人名士，却从没遇见过像万不儿这般厉害的人物！看来明室派他做主帅果然有些道理，大汗不可不防！”

第二十四章 一场关乎日后战争与和平的小胜 (149—154)

..... (234)

更可怕的是，一举打败了蒙古人，那才成了真正的尾大不掉呢！这个痞子大帅目无君父的言语还在耳边，到那时居功自傲，朝廷怎么遏制这种无赖泼皮大师？到时真的拥兵进京也说不定，比杨继于当初还可怕！这痞帅没有一点道德约束，啥事做不出来？

第二十五章 首辅遇到无赖，只能咬牙忍耐 (155—160)

..... (243)

见刘大夏张口结舌，万不儿意犹未尽，还是继续借题发挥：“咱俩是小偷偷了窑姐，做贼的碰见了不要脸的，都别显摆那份高尚了，大家都是官场中人，谁还不知道当官的肚子里有啥狗杂碎？你能在全中国找出一个清官儿来，老子就从今改姓刘了，随你的姓，给你当儿子，年龄不般配当孙子也行……”

第二十六章 和谈背后一般都有见不得人的暗招 (161—167)

..... (254)

一个蒙古亲兵用托盘接下羊眼，奉在达延汗前面，蒙古人高呼万岁！一个蒙古将军向杨继于解释：“这是‘高看一眼’的意思，没想到南蛮子还懂这个。”

在杨继于身边的万不儿听到了，出口插话：“嘿嘿，在我们那边是‘缺啥补啥’的意思！”

第二十七章 战和的关键时刻总要出点意外 (168—173)

..... (266)

万不儿急眼了：“操你奶奶！你以为老子是吓大的呀，那么多银子想独吞？你们也太黑了！你们死人了，我们也死了不少人，老子的损失怎么个算法？”

第二十八章 大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最佳接班人 (174—176)

..... (277)

达延汗看来精神恢复了许多，竟然意犹未尽：“可惜了，你那结拜的两个兄弟不能随你来到这里，那也是两条好汉！尤其是那个万不儿，说话稀奇古怪，行事出人意表，很对本汗的脾气！”

第二十九章 既想发财又想升官一般都离牢狱不远 (177—180)

..... (283)

万不儿看来是实话实说：“我爹的爷爷给蒙古人喂过马，听爹说，因为喂得好，蒙古人还赏过一碗酒！我祖宗就通敌卖国，我也就通敌卖国了，家传的。”说着又偷偷看看王纶的脸色。

第三十章 自己去送死，捎个美女给人，啥心情？ (181—187)

..... (291)

万不儿稀里糊涂入天牢，迷迷糊糊出大狱，晕晕乎乎换官服，懵懵懂懂上战马，直到送亲大队出了西直门外，万不儿还迷迷糊糊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

第三十一章 差点被故意错过的王子迎亲记 (188—192)

..... (302)

万不儿突然长叹口气，一脸苦笑：“老婆哎！你的命真不好，当初你老公风光的时

候你没见到……啧啧，万大帅！那叫一个威风！如今你老公官也没得做了，银子也没得捞了，还是朝廷要抓的逃犯，嘿嘿……你倒来了。”

第三十二章 皇帝大汗其实都是一个德行 （193 — 195） … （311）

皇帝重重哼了一声：“还嫌天下人知道得不够多么？传旨：只要与此二人有关之人、事、物，一概不准提起，前朝有关之奏折一律焚毁！”

第三十三章 酸甜苦辣俱全之啼笑皆非大结局 （196 — 200）

..... （316）

这一带百姓盛传：银钗岭出了位勤快老汉，数十年不下荒山，堪称绿化模范，竟然将一座荒山治理得绿油油，成了标准的花果山！地方政府特意给其立牌坊表彰纪念！

不过，据说在询问这位劳动英雄姓名时，老人气呼呼大叫：“老子做了几十年老牛，就是老牛了！”

后记 传说中的故事还在继续 （201） （324）

据传，大顺朝之所以迅速完蛋，其中也有这位姓牛的缘故——本事不小，极为贪财，而且痞性十足！据知情人透露，这是从他祖爷爷万不儿那里继承下来的天性！

第一章

除非那方面有病，否则谁见美女不动心？

(1 — 6)

书房内，万不儿正摆弄几只骰子，掂一掂掷一把。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赌场上能顺利“出千”来自平日苦练，不是有句文雅词儿么，叫作“没花箱子哭喊来”（梅花香自苦寒来）！输了哭喊就有人理睬么？还是要靠勤练习、苦琢磨！

1

最喜欢给人开玩笑的是命运，最喜欢与命运开玩笑的是现实，最喜欢给现实当主人的是人这种生物。

其实，所有人能感觉到的现实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都是人们自己创造的。老祖宗有句老话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现实与愿望经常错位，这是因为人们总把梦境当成现实，梦境实际上是在提示您内心深处的愿望或畏惧，一般与现实没多大干系。所以，人们经常这样品评那些把愿望付诸行动的执著者：“做你的白日梦！”

但现实也经常嘲弄人们：一些成功者还都是从做白日梦开始的，连白日梦都不去做的人永远是奴才。

大明儒生张文甫，怀着对做官的执著、对科举的憧憬、对八股的崇敬来到北京，金榜公示如暮鼓晨钟，惊醒了他的白日梦境，他现在的要求已经很低，一下低到了能混饱肚皮即是幸福的官方标准。

所幸，机遇也经常照顾倒霉鬼，张文甫自尽寻大户的行动可谓“英明”！遇到了自己儿时之拳脚对手万不儿，得以光荣就业于尚书府，温饱一下解决了。这使得文甫极为满意，甚至做梦也不禁笑出声音来：万管事活佛！万师爷万岁！

只是那段骑在万不儿脖子上猛挥老拳的记忆被埋得过深，两人都没及时翻腾出来，对于万不儿来说，混赖挨揍更是家常便饭，更不会念念不忘学堂中栽跟斗的不光彩一页。

幸运中的更加幸运是，文甫还兼职了师爷的师爷这个令人得意的活路！这下就不仅于温饱了，不时弄点零花钱也就成了可能。师爷的师爷感觉不错，奴才的奴才感觉好极了！

俗话说得好：温饱思淫欲！但是，眼下的张文甫还不具备“思淫欲”的客观条件，严格说就是周边环境还不允许，花匠——几乎是尚书府最低贱的杂役，中国的月老们牵红线一般也关注不到这一级别。

但事情总有另一面：花匠的工作环境是后花园，这地方通常是给女眷们准备的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近花花匠先摘花也能说得通，张花匠的桃花运来了！至于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不好说了。

2

刘尚书府蕊珠小姐的闺房中，丫环梅香拿着一束花插在花瓶内，另一丫头小红走过来：“小姐还没起床吗，是不是病了？”

这梅香正是之前说过的鲍玲儿，此刻也是安心在尚书府就业丫环工作。那个太监大恶人说过，要想保住父亲平安，那就唯有一条——父女别相见！鲍玲儿不得不相信这点。

万幸，成了梅香的鲍玲儿与小姐蕊珠几乎如同前世有缘，主仆相处极好，已经渐渐接近姐妹关系。因此，梅香对蕊珠小姐也是体贴入微：“听说杨家公子看不上咱们小姐，小姐心里憋屈着呢，让她多睡会儿吧。”

小红小嘴一撇：“看不上咱们小姐？那是他没那福分！小姐模样好，心眼好，还是公主，哪一个男人能配得上咱们小姐？”

“就是呢，杨公子如果见了咱们小姐保证就不会拒婚了。呃？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想，怎么能让杨公子见见蕊珠小姐才好……差点忘了，老爷吩咐：给太后的寿

辰贺词要小姐今天一定写出来！”

“这么急？”

“太后的万寿就要到了，今年万岁爷下了圣旨：凡在京的官家宅眷都写几句诗文呀贺词呀呈上，小姐是太后的义女，自然不能落后于别人家！”

梅香看了看天色，终于答应小红叫起偏爱睡懒觉的小姐：“还早了些，我先去叫小姐慢慢清醒一会……”

“不用叫，什么事儿这么急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蕊珠已经站在她们身后。

小红是个机灵丫头：“小姐起来了？我侍候小姐梳洗！”

梅香当然也不甘落后：“我去准备早点，吃过饭小姐赶快动笔写贺词！”

蕊珠显然早已听到了两人对话：“太后生日，让老爷准备份厚礼就是了，写什么贺词？”

小红只得再次强调任务的重要性：“在京的官眷都写呢，这是万岁的旨意。”

蕊珠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我……怕写不出来……”

梅香也只得鼓励：“小姐，今儿风和日暖，花园里芍药牡丹都开了，您到花亭上去写，兴许能出点好词儿呢！”

小红附和：“对、对，常听说那些文人都是到什么湖边呀、花园呀找什么林竿呢。”

蕊珠终于笑了：“什么林竿？是灵感！你们到花亭收拾一下，我待会儿就来！”

刘府花园里，姹紫嫣红，春意盎然。工匠装束的张文甫提着水桶浇花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！”放下水桶，舒展一下身体，不由自主：“尚书府竟有如此春光洋溢之美景！张文甫每日浇浇花除除草，闲来学而时习之，真乃不亦乐乎……”

刚转身，一根桃枝挂住了头巾，拨开树枝，摘下头巾，嘴里念叨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榛榛……”

忽然，被前方的景象吸引住：对面花亭上，一个天仙似的美女正在执笔缓缓书写，两个丫环侍立左右。

正是蕊珠小姐，只见她时而抬头凝思，时而娥眉微蹙，花丛之中更显得美丽华贵，绰约如仙子临凡！

张文甫不由惊叹：“美哉！分明是龙女登岸，观音入世……”揉揉眼睛：“莫不是在做梦？”

花亭上，蕊珠写写停停，心不在焉；树丛中，文甫喘喘歇歇，全神贯注！手舞足蹈是不敢的，此时若被发现，一顿好揍是免不掉的，稍动之后果兴许就是砸掉饭碗。

花亭中的蕊珠看来实在腻烦了，搁下手中笔：“写什么破文章？弄得头昏脑涨！你俩陪我湖边转一转。”

蕊珠小姐起身走下亭子，梅香、小红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得随后跟去。

碧桃树下，张文甫失望了：“神仙去也！去也……”神使鬼差一般不由自主地走上花亭。

石桌上摆着蕊珠写的文章，张文甫走到石桌前，下意识地拿起桌上的文稿默念：“贺太后寿诞疏。”

“……恩泽所及，寰宇之尊，普天同庆，太后降临……”张文甫摇摇头：“用词不甚恰当，不妥、不妥……”

也许是文人天性，张文甫不禁技痒，干脆铺开一张纸，拿起“仙子”扔下的笔，蘸蘸墨，开始疾书……

3

湖边的蕊珠小姐突然止步：“呀，手帕儿忘记了。”

“我去拿来！”梅香不待小姐吩咐便转身走回花亭。此刻，张文甫正写得兴起，神采奕奕，边写边念：“……正阳初夏，圣诞佳辰；重光叠庆，日月超群。仁慈为天下之母，贤德极域中之尊……”一时摇头晃脑，颇有点儿自我欣赏。

花亭外，梅香走近，抬头惊呆：花亭内一个花匠正伏案书写！却又听得这花匠边书边念：“……南山永固，北极长存，泽及四海，荣冠古今；德音远被，盛礼毕陈……”

张文甫兴奋了！不由自主：“哈哈，一篇好辞章也！”

梅香却惊呼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张文甫闻声抬头，看见花亭下的梅香，惊慌失措：“我……我是……新来的……花匠……”

梅香跑上花亭，石桌上，几张纸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！梅香来不及细看，又惊又气：“你……你在小姐的纸上胡划些啥？”

张文甫连连作揖：“得罪、得罪！”

却不敢辩解什么，匆匆逃下花亭。

梅香追之不及，着急大喊：“小姐，小姐——”

蕊珠、小红匆匆赶回，梅香气愤回禀：“小姐写的纸给……给人握了！”

蕊珠不解：“什么握了？”

梅香指指桌上：“还……还写了这么多字，我还没看写的啥。”

蕊珠大怒：“是谁如此大胆！”

“是新来的花匠。”

“花匠？”蕊珠颇感意外，又极轻蔑，“一个花匠懂得什么？唤他来！”

“是！”梅香遵命跑下花亭。

蕊珠小姐翻看桌上的文稿：“贺太后寿诞疏……哦？”惊奇地拿起稿纸细看，愈看愈惊讶。

花径上，刘钧随老管家缓缓而来，见到花亭内凝神看文的蕊珠，唤道：“珠儿！”

蕊珠正心中惊异贺词，竟然没有抬头：“爹爹？您来有事儿？”

“宫里来人取贺寿文稿，不知你写完没有？”

“孩儿刚写了一半，就被一个下人给改了。”

刘尚书大怒：“哪个下人？如此胆大包天！”

此刻，张文甫胆战心惊，正随梅香走上花亭。梅香也是正在气恼：“禀大人，就是他！”

张文甫做贼心虚，不由跪倒：“不、不……”

蕊珠却打量张文甫：“一个花匠也会写文章？”

刘尚书也是大奇：“你也会写字儿？”

张文甫连连摇头：“不……”

蕊珠话里透着一股轻蔑：“这贺词是你写的？”

到了此时，还怎么抵赖？张文甫只得点点头：“是也。”

刘钧明白了：“师爷？”

张文甫生怕丢了饭碗，连连摇头又点头：“不，不是我！”

刘尚书一听是师爷出手，顿时怒气全消：“知道了，既然是师爷写的，你下去吧！”

张文甫如逢大赦，连忙离去。一旁边听迷糊了梅香：“什么是也不是的，叫人越听越糊涂！”

刘钧呵呵大笑：“他说是师爷写的。万师爷的文章众人无不称赞，这贺词要是他写的想来也不会错的。”对蕊珠询问：“珠儿看怎么样？”

蕊珠点点头：“还算可以。”

梅香心里不由嘀咕：“不对吧，我看见是那个花匠呀！”

刘钧却顺手接过蕊珠手中的文稿：“这个，我就叫人拿去了！”

4

太后华诞对外是大事，但在慈宁宫内却又不同了，本来孙太后也没拿寿辰当多大事，上面的特大庆典一般都是下边给折腾出来的。

不过，京官送来一大摞贺词，念来听听倒十分受用，不管什么伟人也好，领袖也罢，大都喜欢听颂歌的。

孙太后坐在绣榻上闭目养神，两个宫女给她捶腿。旁边的小几上摆了两摞文稿，一个秀女站在一边为她朗读：“贺太后寿诞疏……正阳初夏，圣诞佳辰；重光叠庆，日月超群。仁慈为天下之母，贤德极域中之尊……”

太后忽然睁开眼睛：“好文章！这是谁家宅眷写的？”

“禀太后，这是蕊珠公主的贺词。”

太后笑了：“是珠儿？文章越发长进了！”对一旁站着的太监吩咐：“传哀家懿旨：蕊珠公主的文章写得好，母后赐她明珠十颗，宫缎十匹！”

“遵旨！”

大太监手捧一盒硕大的珍珠走进刘府，小太监抬了锦缎跟在后面。蕊珠拿起两颗珍珠爱不释手！欢喜之余，突然想到，吃水不忘挖井人呀，怎么能忘记那位给挣来这十颗明珠的师爷？

蕊珠将两颗珍珠交给梅香：“这个你给万师爷送去，就说本公主谢谢他代笔！”

梅香接过珍珠，心中愤愤不平：“怎么能给万师爷？我看到代笔的是那个花匠，不是那个万师爷呀！”

不过，小姐之命是不得违背的，还是要先光顾万师爷住处。

梅香灵机一动，不妨趁机领教一下这著名师爷大才！于是便托着手帕内的珍珠，匆匆来到万师爷书房门口，犹豫了一下，看看手里的物事，略一思索，将东西放入贴身口袋，然后敲门。

书房内，万不儿正摆弄几只骰子，掂一掂掷一把。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赌场上能顺利“出千”来自平日苦练，不是有句文雅词儿么，叫作“没花箱子哭喊来”（梅花香自苦寒来）！输了哭喊就有人理睬么？还是要靠勤练习、苦琢磨！

听见敲门声，抓起骰子胡乱塞进怀里，开门一看，门口站着美人梅香。

万不儿心中甚为激动，这地方难得来美女！惊奇地张大嘴巴：“梅……梅香妹妹……”

梅香却是一脸严肃：“万先生，公主让我来查问一件事。”

“妹妹，请……请到小生书房里面坐！”万师爷让得如此真诚殷切，令梅香不好寒脸推辞，也就走进万不儿的“书房”，左右打量。“书房”里有两张方桌、几只凳子，条几上放着麻将、牌九，方桌上还有两粒散落的骰子——唯独没有书籍。

梅香惊奇：“你不是挺有学问么，怎么这书房里没有书呀？”

万不儿赶紧摆手：“当然不要输！我只要赢！”

“看不出，师爷还是个好赌家？我说的是书本的书！”

万不儿却不尴尬：“哦……那个书嘛……那个书都装在我肚子里了，显摆出来专给人家看么？”

梅香挥挥手：“我才不管你输呀赢的，公主要我问问，昨儿个你去没去花园？”

万不儿点点头：“去了。”

“你上花亭了吗？”

“花亭？去了一会儿。”

梅香追问：“你写了点什么吗？”

万不儿一听“写”字就想晕：“写？哦……哦……写了，写了！”

梅香看他回答得肯定，从口袋里掏出包珍珠的帕子：“你写得好！”

“不就两个帖子么，有啥好不好的。”

梅香拿出的珍珠又攥在手里不松开了：“帖子？”

“大人叫写两个拜帖，明儿去会朋友。”

“那贺词？”

“盒子？我可没见啥盒子！”

“你没看见公主的贺词？”

万不儿连连摆手：“没有，没有！公主的东西谁敢动！”

“你啥时去的花亭？”

万不儿用心思索：“昨儿个傍黑……对，昨儿个傍黑前去的，花亭上就没有公主的盒子，老子发誓！”

梅香将手帕又放回口袋：“噢……我说也不是你！”

万不儿要对天发誓了：“不是，绝对不是！公主的啥盒子少了？”

“不是你就算了。”梅香冷面对热脸，出门匆匆而去。

万不儿不由嘀咕：“啥东西丢了？我万某人最恨三只手，坑蒙拐骗偷五毒沾四样，唯独穷死也不会去偷！”

5

事情已经明白，撰文者就是那个小花匠。梅香沿花径快步走到后花园柴房，柴房门开着，里面传出张文甫的读书声：“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行拂乱其所为，然后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……”

梅香走到门外，听到读书声，止步暗忖：“这才像个读书人！”

听到敲门声，柴房内的张文甫放下手中的书：“门没关，是师爷管事吗？”

谁知走进来的竟然是个大姑娘！梅香进门不讲礼节：“小花匠，你读书像唱歌一样好听。”

张文甫惊慌失措，连忙站起来：“哦？哦……大姐何故劳动芳趾？”